

歌剧发展到今天已跨越400年时空,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不仅涌现了像威尔第、瓦格纳、普契尼、罗西尼、莫扎特等享誉世界的歌剧艺术大师和经典歌剧作品,而且从欧洲走向了世界,从古典迈向了现代,成为当今舞台上综合性最强、艺术性要求最高的表演艺术形式。纵观当下的歌剧演出,虽然各国都在努力打造富有现代感、时尚感的原创剧目,但是观众基础最为牢固、审美趣味最为集中、占据世界歌剧舞台主角的依然是古典歌剧。许多歌剧入门者初识这门艺术,也都是通过感受古典歌剧的魅力而走进剧场的。对于这些经典,如何在保留其精髓的基础上让更多的观众欣赏、接受,是把几百年前的舞台呈现方式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还是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艺术化地创新;如何处理本土化、当代化、广场化与经典、审美传统的矛盾;如何看待观众在古典歌剧发展中的作用等等。古典歌剧面临的问题,恰恰也是世界歌剧发展中需要不断思考、探讨的课题。

在日前举行的2012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院发展论坛上,30多家中外表演艺术机构的院长、总监围绕“当今古典歌剧制作的前景与发展”的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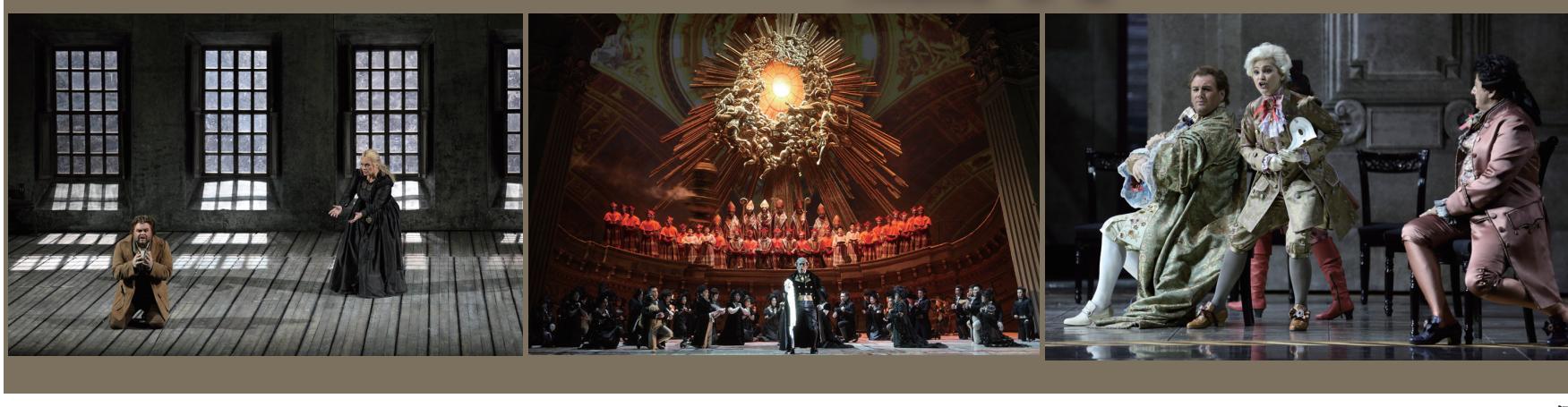
古典歌剧不是老旧艺术

在刚刚结束的国家大剧院第四届歌剧节上,国家大剧院版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和威尔第歌剧《假面舞会》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观剧体验。前者带来了堪比3D电影的视觉效果,后者以神奇的想象力再现爱恨情仇,创造了唯美、华丽、神秘、深邃的多重美学景观。重视视觉呈现又尊重原作,注重音乐内涵又不断尝试全新的舞台技术,两部古典歌剧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焕发了新的生机。作为人类共同的艺术财富,古典歌剧在传播过程中,会因文化的差异、民族的审美习惯、艺术传统而产生变化,古典歌剧呈现形式的选择应该根据不同地域观众的需求,在保证艺术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多样化的表达。

国家大剧院成立以来,一直将古典歌剧作为歌剧演出的主要形式,对于中国观众认识、亲近歌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邓一江认为,这样的艺术选择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因为中国观众不像西方观众欣赏歌剧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他

古典歌剧如何亲近当代观众

□本报记者 徐 健



们对西方经典歌剧的了解才刚刚起步,这样我们在制作古典歌剧的时候步子就不能迈得太大;我们更希望让中国观众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古典歌剧。当然,这其中,我们也会根据当代舞台技术、美学观念的变化,在古典歌剧的呈现上加入一些现代的表现形式,但所有的创造都是为了让观众亲身感受歌剧的艺术魅力。

与中国对古典歌剧“原汁原味”的呈现不同,欧洲作为歌剧的重镇,在古典歌剧的呈现上却不断尝试与当代社会、与导演的观念相结合。舞台表现形式更加开放、灵活。在德国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场景指导莱纳·卡里切克看来,歌剧艺术不是一个老旧的艺术,而是一个前卫的现当代的艺术,这在慕尼黑尤为如此。“我们经常去打破观众的期望值,一方面这些作品是经典的作品,同时我们也会让这种经典的作品具有现代性,同时再把它提炼、剥离出来,将其看做现代艺术而不是传统的古典歌剧。比如,剧院正在演出的亚纳切克的《狡猾的小狐狸》,我们就根据剧情表达的现代主题,对舞台进行了转化,不去模拟、再现大自然的景观,而是以比喻的方式,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融合中,体现出了悲伤、暴力和诗意的意蕴。”他认为古典歌剧不是保守、封闭的代名词,它同其他舞台演出形式一样,都是在创新中不断发展的。

拆除古典歌剧与观众之间的藩篱

古典歌剧的未来离不开观众。吸引观众、培养观众,这是全世界古典歌剧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正如美国华盛顿歌剧院艺术总监克丽丝缇娜·莎波曼所说,虽然每个地方身处的现实环境、解决的问题都不一样,但任务是一样的——开发新的观众。而这一问题对中国歌剧发展来说,尤为紧迫。

在培养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实现当代人与古典歌剧跨越时空的对话方面,一些国外的传播、营销经验值得关注。英国威尔士国家歌剧院院长彼得·拜凌汉姆认为,传播媒介的选择对于拉近观众与歌剧之间的距离效果明显。除了宣传册以外,他们更多会通过邮件、户外广告以及制作介绍音乐样本节选的CD等方式来吸引观众,获得观众的支持。同时,策划专家讲座和现场演示,让观众用新的视角来体验之前熟悉的剧目,或者说进一步扩展其知识和信息等,这种剧场之外的外延活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机构所重视。

也有与会者表示,票价过高有可能成为阻碍年轻观众进入剧场的一个障碍。但克丽丝缇娜·莎波曼认为,一些年轻观众舍得花上百美元去看体育比赛或者音乐会,却不愿欣赏歌剧。由此看,价格显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如何才

能够提高歌剧对观众的吸引力。她认为,对话和交流非常重要,这也是各个歌剧机构流行的做法。大概在5年前,每个星期华盛顿歌剧院都会在某场表演之后邀请观众留下来进行一个简短的交流,并邀请艺术家加入。主创者并不一定会按照观众的要求去做,但对话一定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够在观众和自己之间树立一座墙壁,让观众觉得我们是遥不可及的。

此外,歌剧院会给高中生提供一些美声和音乐的培训,让他们参加到演员的课程中体验职业演员的生活;派志愿者到学校去做教师,为学生介绍舞台表演、歌剧表演知识,这样一些活动可以让剧院每年接触到2万多名的学生;同时,还启动年轻艺术家的项目,为年轻的艺术家以及钢琴家提供培训,然后让他们到博物馆、画廊或者户外场所和街区进行表演,让观众感受到表演者是具有活力的。总之,她希望拆除古典歌剧与观众之间的藩篱。歌剧艺术不是老年观众的艺术,需要更多忠实的年轻“粉丝”。

保持歌剧艺术的纯粹性

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坚守歌剧艺术的文化地位和魅力,古典歌剧是不是也应该随着时代审美的变化而赋予全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李小洋认为,古典歌剧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原著,然后在严格把握艺术水准、不违背歌剧艺术本体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人审美的观点进行创新。他认为,古典歌剧一定要用其原来的语言演唱,而且要重视剧本的重要作用。过去,很多人认为古典歌剧音乐一定是第一位的,但殊不知,音乐完全是在文学基础上的一种升华。不管是普契尼还是威尔第,他们创作的歌剧都是戏剧性和音乐性相结合的音乐的戏剧。音乐的语言、音乐的旋律必须和戏剧发展的过程是完全吻合的。

如何保持歌剧艺术的纯粹性,确立自身的风格定位和艺术方向,无疑是时下不同演出机构的共同选择和实践经验。

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认为,国家大剧院的艺术风格是现实主义。“我们的目标是追求经典,不是追求前卫,这样的艺术风格定位是根据我们剧院的发展情况,结合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而制定的。”国家大剧院自制歌剧的风格定位和艺术成果已经在不同规模的国际合作中得到最好的证明。

院长王克表示。而这出戏的表现形式也是绚丽多彩的,观众会听到年轻人喜欢的流行音乐,看到充满活力的踢踏舞和非常具有城市特点的跑酷、闪客、乱打。该剧既有话剧丰富的内容,又有非常炫酷的视觉表现。舞台呈现具有很强的冲击力,服装、音乐、舞蹈的设计都贴合了当下青少年的审美要求。

“十艺节”不只是场比赛

首演结束的第二天,青岛话剧院马上召开了《那年夏天,爱上那片海》的专家研讨会,就这部戏向专家和领导征求意见。专家认为这是一部青春激荡、健康向上、有活力的好剧。剧中运用了很多青岛的元素,通过一群中学生的理想追求和成长来展现青岛是一座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体现了一种象征意图。与会专家认为,未成年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成长也是社会关心的话题,他们的思想和内心的情感非常复杂,用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来关注是很有意义的。剧中从一群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能承担责任。话剧院演员的演出令人惊讶,他们排练两个月就达到现在载歌载舞的效果,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往话剧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

据王克介绍,该剧将于9月赴上海参加全国优秀儿童剧展演,计划演出80场,并于明年向“十艺节”发起冲击。他强调,这次剧目创作不仅仅是为“十艺节”而作,更是为了在剧院改制后走市场创立一块“金字招牌”。

(艺 文)



美国剧作家尼尔·西蒙:“我不写社会政治剧,因为我一直觉得家庭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微观组织。”

百老汇“好技师”及其《古怪的一对》

□刘晓真

“好技师都知道该怎么拆解车械,而我就是喜欢探究人,喜欢看人怎么活着。”美国剧作家尼尔·西蒙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这样评价自己。如今,已经84岁的西蒙写过两卷回忆录、30部舞台剧本、20多个影视剧和5个音乐剧。虽然西蒙有20多年的时间在做影视和先锋艺术的一些事,但他在百老汇喜剧创作中的地位却是不容小觑的。在百老汇漫长曲折的历史里,和其他艺术家相比,西蒙可能不那么大胆,不那么风趣,不那么有料……但是,没有哪个剧作家能像略显收敛的西蒙那样长久不衰。“我不写社会政治剧,因为我一直觉得家庭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微观组织。”

即将登陆国家大剧院的《古怪的一对》是尼尔·西蒙早期的情景喜剧,讲述一对爱好秉性完全不同、离过婚的男人之间的友情故事,1965年首次在美国百老汇上演,到1967年6月2日结束演出为止,总共演出了966场。《古怪的一对》获得了托尼戏剧最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设计奖,并得到了托尼戏剧最佳剧目奖的提名。该剧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后,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古怪的一对》的男主角奥斯卡无忧无虑、爱开玩笑、挥霍无度,另一个男主角菲利克斯紧张、挑剔,有点强迫症、小气。剧中第三幕,菲利克斯入住奥斯卡那又脏又乱的房子,并开始把它修整成漂亮房子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差异迅速导致战争。“我愿意写那些确实会变成大战争的小战争”,西蒙这样表白。他笔下的角色可能会相互攻击,但不会碰触彼此的信仰,他不会琢磨与社会作对,但会思考、观察、记录中产阶层的悲伤和精神错乱。

西蒙笔下的角色不进行自我分析,他们的心理往往反映在行为中,观众自能在其中领会许多妙处。《古怪的一对》中第一幕结束前,两个男主角互道晚安时,家庭生活失意的菲利克斯毫无意识地说出了老婆的名字,让男同伴无所适从。正是这样一种表现方式,观众可以感受到西蒙的喜剧色彩既在剧作结构中,也在人物对话中,其实可辨度很高,观众经常会发感慨:“天啊,这不是我吗?”这种认同感也正是西蒙与观众之间可以交流分享的秘密。西蒙一直觉得他写的每个剧本都带有“喜剧时刻”,但是他不写笑话,也不特意逗人们,他笔下的笑声是角色的笑声,是从真实个性中浮现出来的。也许,当代中国人会在《古怪的一对》中找到些许共鸣。

1968年到1982年尼尔·西蒙拥有尤金奥尼尔剧场,在那里获得了许多成功,“剧场就像个镜子,你能在里面和自己对话”。西蒙在上世纪60年代事业的巅峰时期,一周同时在百老汇上演4部戏,净赚6万美元。不算百老汇,西蒙的戏在全美平均每年都有700万的收益,国外票房则超过千万。1995年西蒙带着《豪华套房》第一次去外百老汇的时候,百老汇舞台管理者协会扬言他会威胁他们的收入。即便是在美国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西蒙剧本的市场也没有受到影响,单是2010年,就有1200多个业余演出许可证和153个职业演出许可证获准。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怪的一对》被美国、英国、苏格兰、委内瑞拉、日本的剧团不断复排,经久不衰,这一热度即将由河北省话剧院带到中国。河北省话此次力邀艺术大师顾威担纲导演,召集了在华知名的外籍演员,用中文完成全剧的表演,新颖大胆,值得期待。

尚长荣收票友为新徒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尚长荣近日收哈尔滨票友孙健男为徒。黑龙江省京剧界百余人参加了此次收徒仪式。

尚长荣收票友为徒令在场的各界人士感受到他没有门户之见的广阔的艺术家胸怀和扶植提携后辈的长者风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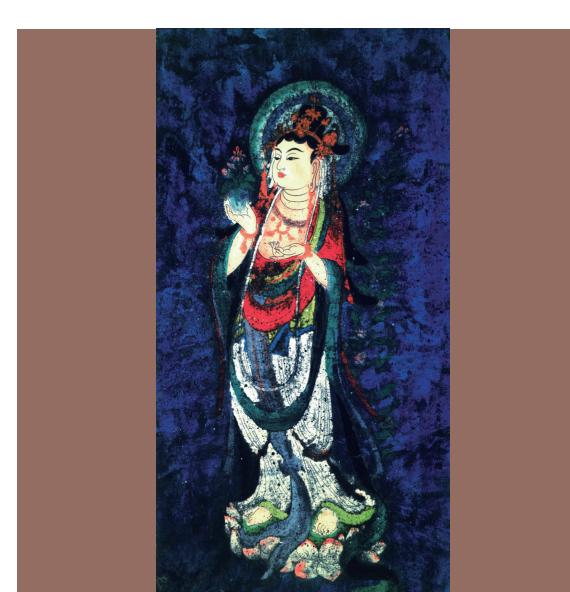
孙健男自幼喜爱京剧,进入壮年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殚精竭虑研习京剧,痴迷于花脸的表演艺术,是京剧票友中的佼佼者。在收徒仪式后,孙健男应邀清唱了花脸唱腔名段。之后,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尚长荣演唱了《渭水河》选段。他虽已72岁,但仍声如黄钟大吕,韵律跳荡,情动四座。趁着大家摄影留念的空闲,尚长荣先生站着,面对地面小声给孙健男说起戏来,梨园界人都知道这现场点拨对演员来说,一句话胜过一堂课。近几年群众性的京剧演唱活动遍及城镇,有一批票友初试啼声,不得其门而入,亟需专业演员和京剧艺术家的指导,尚长荣为此开了个好头,作出了榜样。

(新华社)

第二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践行公益关注基层

伴随着大型神话舞台连续剧《西游记》(第二部)的演出,为期43天的第二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拉开了大幕。从7月13日至8月26日,将有来自海内外的27部儿童剧在北京、南京、苏州、大连、广州、深圳等地演出163场。据悉,本届儿童戏剧节采取公益性和经营性演出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将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军人子女、公交职工子女、农民子弟、孤残贫困儿童等群体免费提供公益性演出票,还将设立公益专场,免费邀请困难群体的孩子观看演出,让孩子们都能参与到中国儿童戏剧节中来。戏剧节期间,主办方还将与台北如果儿童剧团联合发起成立海峡两岸儿童戏剧工作室,致力探索海峡两岸儿童戏剧的发展方向,为海峡两岸儿童戏剧提供交流、合作与展示的机会,实现区域间戏剧资源的共享,提高中国儿童戏剧的整体品牌影响力。

(徐 健)



由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山水画创作院、中国书籍出版社联合主办,德艺空间承办的李政恩彩墨敦煌作品展暨《李政恩画集》新书发布会日前在京举办。

李政恩是中国书籍出版社重点关注扶持的青年画家,此次展览共展出近40件作品,均是收录在《李政恩画集》中的佳作。早在10年前李政恩就开始了彩墨的探索,对敦煌题材更是倾注了较多的心血和才智。受过油画专业训练的他,对色彩有着职业的敏感,这让他的彩墨创作如虎添翼。李政恩的创作传承了中国重彩的传统,其彩墨敦煌打破了工笔与写意、具象与抽象的传统界限,深谙纸性、墨性和各种矿物颜料特性的他,探索了新的绘画语言,回答了从古典重彩到当代彩墨转型的可行性。

(吴 臣)

美国音乐之声合唱团中国巡演

7月26日至8月12日,美国音乐之声合唱团将相继在北京的中山音乐堂、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广州星海音乐厅、厦门宏泰艺术中心、深圳音乐厅及珠海大会堂等地为中国观众带来《音乐之声》的经典歌曲。此次音乐之声合唱团除了演唱《音乐之声》中的《哆来咪》《雪绒花》《我最爱的事》《晚安曲》《攀越群山》外,还将用奥地利传统的发声方法约德尔调为中国观众带来最正宗的《孤独的牧羊人》,这是一种速度较快且在真假声中自然变换的唱法,模仿出阿尔卑斯牧人呼唤羊群和牛群的号角和叫声。作为唯一具有独特家庭性的合唱团体,《音乐之声》质朴的歌声、和谐的旋律被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和观众们所赞赏。